# 对不起，老婆

午夜12点，我一丝睡意也没。看着荧屏。「嘿嘿……太太，我要射在你子宫里了。」男人脸上显示着邪恶，语

调中带着戏谑。

「不，你……不能这样，请你不要……」女人紧眯双眼、紧皱眉头、半咬朱唇，似乎极为难过，但脸颊绯红让

人觉得那叫欲罢不能。

「哼！你还装清纯，现在不是很爽吗？」男人加快运动下体，用力挺动他肥油油的腰部。

「啊……不行！我……我是有丈夫的，请……请你放……放过我吧！」女人被强有力的冲撞弄得全身抖颤，双

手在男人两臂上抓得紧紧。

「嘿嘿……你丈夫现在可爽呢！他正在看我的鸡巴怎样插到你里边去啊，不信你看看。嘿嘿……」男人看着女

人被捆绑在地上的丈夫一眼，然后对女人奸笑着说。

「不……我……不，请不要让他看见，求你……」女人紧闭着眼、扭转头，仿佛怕丈夫看见她羞红的脸。

在昏暗的房间内，只有计算机屏幕闪着一方亮光，播放的这部Ａ片是个特集，特集名叫《夫の目前犯》，内容

大都以妻子在丈夫面前被男人奸淫的故事，每一集都是不同的女演员担当女主角。对我来说，以上的对白和画面太

熟悉了，每次响在耳边、看在眼里，总能让我情欲高亢，手上的动作更加快了，眼睛焦点高度集中在画面上。

「啊……操！顶不住了，要射了……」男人全身一下绷紧，肥腰狠狠地抖了几下，长呼一声，压在女人身上不

动了。

「不……不要……请你不要……拿出来拿出来……啊……啊……」女人下身也发着抖，两只小腿一颤一颤的，

嘴里发出娇嗔的呼喊。

「啊……好爽！射得我好爽……」男人满足地叹息着。

这时画面停在男女相方结合一起的胯间，特写着阳具尽根陷没在阴道里的情况，随着男人的呼喘声、女人的呜

咽声，阳具慢慢退出阴道，紧接着一道浓稠的白浆涌出阴道，虽然小部份码赛克模糊了那令人亢奋的部位，但无碍

我身心的投入。

「老婆，你被别人的鸡巴插了，还给精液射在里头，你看，那些精液又浓又多，都泡在你子宫里了……」我心

里默念着这句话千次，手部动作越来越快，终于阳具根部生出一阵极大的酸麻，一股力量急剧爆发，精液一下子射

到计算机屏幕上，刚好跟画面里阴户流出的一道浓浆重迭在一起。我舒了一口气，满足的一口气。

这部主题黄片我都收集六集了，这是刚刚下载的最新一集，女演员叫铃木麻奈美，前一集叫羽田夕夏，还有再

前一集那个叫春菜，但在我眼中，画面里的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我最熟悉不过的女人——我的老婆梁静。

她有长长的卷发、白白的皮肤，样子不算美，但看到她的样子，我却认为这是五官最佳的搭配，只要她一笑，

你就会觉得心头一阵的甜和一阵酥软。她是个美妙的人妻！

但结婚两年后的今天，我对着自己这个甜美迷人的老婆慢慢地冷淡下来，性生活已提不起强烈兴趣，虽然老婆

正值春情荡漾的阶段，在床上总是骚媚入骨，但当我压在她身上还是不怎么很尽兴，有时甚至射不出来，这才知道

原来早泄和不泄同样难受，真不明白那个叫彭祖的老人家还在自喜夜渡十女而不泄。唉！不能享受射精的乐趣，八

百岁又有何用哉！

可幸不久，不射精的烦恼我很快就解决了，就是因为ＢＴ了这个《夫の目前犯》的系列，可惜一段时间后，我

更依赖了这东西，对老婆更缺乏性趣了。同时我却发现，当我把片中被奸淫的女主角看作是自己老婆的时候，那种

强烈的刺激就是唤起我情欲高潮的那种感觉。

刚开始我觉得那只是一时情欲引起的性幻想误区，但是当我慢慢发觉仅仅是看片也不能满足那种情欲的时候，

我才知道，那是内心的一个情意结。

弗罗伊德好像说过，孩提时代的遭遇是会影响到日后性欲的发展。我，我为什么会在幻想自己老婆被其它男人

奸淫的时候，性欲会特别高涨并难以自拔呢？

我尝试回忆童年的时光，灰色的影像从脑海中闪烁不停……突然，一个画面凝滞不前，那是……那是一个下午，

我还很小的时候。

那个下午，大概是星期六，又或是星期天，因为只有这两天的下午我才会留在家里。画面一闪，家门打开了，

妈妈和一个没长头发的伯伯进来了，是她工厂里的工友，妈妈从她的挽袋里拿了一块巧克力糠给我，让我到阳台上

玩去，她就和那个伯伯进了房间。

我拿起阿童木在阳台玩着，过了一会儿，我好像听到房间有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哭也像在笑，我好奇了，走

到爸爸和妈妈的房间偷偷地从门缝看。

里边，妈妈和那个伯伯都没有穿衣服，妈妈被伯伯压在床上，伯伯的大屁股不停地动，两人都在叫着、喊着什

么似的。不久，伯伯从妈妈身上睡倒在一边，妈妈拿了一件衣服擦着她大腿中间的一些白色的浆糊。

我陆陆续续地回忆起来，至那以后，妈妈经常带那个伯伯回家，直到爸爸回到本市工作。回忆到这里，脑海中

的画面信息停住了，我不停重组那一连串的画面，找寻想要的答案。

难道小时候看到妈妈的不忠，会影响到我现在对妻子有那奇异的性幻想？的确，当晚我和老婆做爱，当我边做

边回想着妈妈和那伯伯在床上的画面，但那画面中妈妈的样子却变成了我老婆，那一刻我兴奋极了，很快就射了精。

那几天以来，我的心情很难形容，除了日常事情之外，只要一联想到性，就会出现老婆被Ａ片中那些男人，还

有那个小时候和我妈勾搭的伯伯奸淫的画面，忍不住就会动起手来！问题日益严重了，我心中渐渐萌生一个念头：

想亲眼看一次老婆被奸淫。

但那怎么做得出手，难道做丈夫的会去找其它男人来强奸自己老婆？不行不行！可我心头越是极力压抑就越是

渴望。

有时出门碰见邻居一些男人，我会情不自禁地幻想给他制造机会，让他到我家里来，刚好老婆昏睡在床上，身

上没穿衣服，然后……但怎样才能安排得恰到好处又没有后顾之忧？每当想到这，我就拼命自我抵制，但下体就禁

不住勃然大硬起来！

那天在办公室，两个女同事趁老板外出便躲在茶水房聊天，当我在茶水门外的复印机前复印文件时，无意中听

到她们的对话。

艾琳：「不是吧，他这么猖狂？我还打算明天跟朋友一起去呢！」

果果：「千万别去，那老色狼啊，说给我在身上画符开运，让我把衣服给脱了，你说，这不是明摆着想占便宜

么！」

艾琳：「这样？但我听说有些师傅就是会在身上画符的，你不是太敏感了吧？」

果果：「哼！敏感？在脖子后边画符我也知道是有，但他说啊……要在我胸部中间画，这不是要吃我豆腐吗？

再说，他先前就已经装作无意地把手臂碰了我的奶子两回，这叫我怎么信得过？」

艾琳：「唉！幸亏你说出来，我本来也打算去让他看看八字。哎，就是新Ｘ路富Ｘ广场那家是吗？」

果果：「那里就他那一家，叫天玄，那王八蛋姓董。你呀，叫你朋友别送羊进狼口！」

就这样一段普通的对话触发了我的一个念头！下午下班，我来到Ｘ义路富Ｘ广场，在广场一楼最角落里，我看

到了用楷体写的「天玄」那两个字，挂在一家落地玻璃门上。

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推开玻璃门走进去。几平方的铺面，正面墙上挂着一个红黑两色的八卦，八卦之下安放着

一张一米高的黑漆仿古几案，供着一个巴掌大的石香炉，三支黄香正在烧着，烟柱袅袅上升。看清楚时，原来几案

旁边还有一个房间，用一张灰布做的门帘分隔开来。

我刚站定，那门帘被人拽开，一个五短身材、身着灰色唐装的人走了出来，是个前额秃发成Ｍ字型的年约五十

岁左右的中年大叔，长长的眉毛、小小的眼、大鼻子、薄嘴唇，留着两撇小胡子，手上拿着一本旧旧的书，很有旧

时读书先生的味道，样子有点佝偻猥琐，像越南某位已故的领导人。

「您好！我姓董，名玄知。请坐，请坐。」他让我坐在几案旁边的一张木凳上，他则坐在对面的一张。

「您贵姓？」他问着打量了我一眼。

「姓李。」我没跟他眼光相接。

「哦，李先生，您好，你就叫我董师傅吧！啊……你来这里是问卦，还是看相？」他说着又打量我一眼。

「我……我家里发生了一点奇怪的事情。」我先前就已想好怎么回答了。

「这奇怪是怪在哪里？」他问。

「我也搞不清楚，可能……跟我老婆有点关系。」我答。

「跟您太太有关？能不能把事情详略的说一下？」他说这一句时，我注意到他两只小眼珠骨碌碌的转了一圈。

「详细的情况我也说不出来，要不……要不……」我心里有了盘算，但又犹豫起来，一时说不出下边的话。

「哦，好，要是你不太清楚，不如直接问您太太吧！你可以和她一起到我这里来，我和她谈谈。」听他这样一

说，我的心一动，想到他让我老婆脱了衣服，然后画符……「来你这？呃……呃……能不能请董师傅您到我家里走

一趟？」我终于自动提出这个建议。

「那好啊！什么时候到府上方便？」他的小眼睛眯着了，好像在盘算什么。

「今晚……啊，还是明天吧！明天是周末，我单位休息，明天下午两点您行吗？」我问。

「好，就明天下午两点。请你留个地址和联系电话。」他说着从一旁的小书台上拿过一迭白纸和一支笔递给我。

写下地址，我匆匆离开。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一路上心思都在幻想着明天下午那个时候，想着这个传闻

好色的风水先生会怎样对待我老婆。

平常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做梦，但这个晚上我却睡得很好，睁开眼时已经天亮了，老婆还在睡着。我坐起来俯视

着老婆，一头卷发散布在枕头上，睡得很甜，但刹那间我好像看到她皱着眉头、咬着嘴唇、两颊绯红，娇羞地在呻

吟，口中叫着：「不要……不要射在里边……」老婆起床后说要和我出去玩玩，但我坚持说要留在家里。好不容易

到了下午一点，老婆要回房睡一下了，她平常不爱睡午觉，但今天却例外，那是因为我偷偷给她下了两颗半「安定」，

份量足以让她无知无觉得的睡到晚上。

在房间里，我给老婆脱了睡衣，只留下她最爱穿的那套粉白色棉质内衣裤，然后我静静地凝视着她美好的身材

和迷人的睡姿，还有甜美的样子，当然我还要布置一下现场，一直到「叮咚、叮咚」的门铃响起。

我开了门，来人就是董师傅，他还是昨天那身衣着，只是背上还挂着一个黑色的布包，显得很朴实清雅。我把

他请到客厅坐下。

董师傅：「哎……您太太呢？」我：「她睡了。」董师傅：「睡了？」我：「是，好不容易睡了。」董师傅：

「什么意思？」我：「不久前，我发觉她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跟过去不一样。」董师傅：「哪些不一样？」我：

「不像以前的她，她现在喜欢白天睡觉，晚上醒来。」董师傅：「嗯！」董师傅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八卦型像罗盘一

样的东西，站起来。

我：「师傅，怎么样？」看他沿客厅的四角转了好几圈，我忍不住问。

董师傅：「情况还不是太坏。」他的语气有些凝重。

我：「这……这究竟是为什么？她究竟怎么了？」我装着心急地问。

董师傅：「嗯，有我在，你不用急。我要先看看你太太，她在哪？」他注视着罗盘问。

我：「在房间。」说着就引领他向房间走去。

打开房间门，我和董师傅走到床前，董师傅向床上扫视一下，眼睛又注视到罗盘上。看他这等冷漠，我的心一

下子有点失望。

董师傅像在客厅一样手托那「罗盘」在房间转了几圈又回到床前。

董师傅：「还好，情况还不坏。」他看了我一眼，又继续看他的「罗盘」。

我：「她白天就是这样睡着不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师傅你快告诉我！」

我仍旧装作很焦急。

董师傅：「睡着不醒？这个我知道了……不过回我店里再说，在这里说不好的。」他把「罗盘」放回布包里。

我：「这……」听他说要回去，我感到心里一沈。

正在这个时候，老婆忽然翻转身子，玉手把身上的被子带翻了，上身露了出来，一对被胸罩紧缚的大奶子呼之

欲出。我立时注意董师傅，见他双眼直盯着我老婆暴露的上身，咽了一下口水，但马上又把目光转到别处。我装作

没事一样，上前给老婆盖好被子。

我：「师傅，那我们现在就走吧？」我试探问。

董师傅：「好，不过刚才忘记问你太太的生辰八字，我要先算一算……」说着掐起右手五只手指。

我：「她是１９８０年８月ＸＸ日晚上九点生。」我故意把日期说错，想看他怎么说。

董师傅：「８月ＸＸ即是农历七月初十，九点，亥时。唉！这个八字太阴，怪不得，怪不得……」他边掐指边

摇头说着。

「她的八字太阴，那怎么办？」我急切问道。

董师傅：「我们出去再说。」董师傅走出房间，我跟着他回到客厅，他又从布包拿出那个「罗盘」看了一阵，

我这时心里有些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个老淫虫已经看上我老婆了，正在盘算用什么法子吃我老婆豆腐，甚至是……

我默默等候，昨天预想过的一些情况，慢慢变真实了。

「李先生，事情也不是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你太太八字太阴，最犯这东西，而且缠着你太太的那东西不容

易对付。」他把罗盘放回布包里说。

「真的是有东西缠着她？」我慌张地问。

「嗯，而且缠着很久了，如果不及时驱走，后果不堪啊！」他抬头看我说。

「那……那是什么东西？我该怎么办？师傅，请你帮帮她！帮帮她！」我装着又急又怕的说。

「嗯，我得先用法器把那东西镇住，不过那东西已知道我要帮你，我现在要离开的话，情况就难以预料，但法

器还放在我店里。」他皱着眉头，有些为难的样子。

「这……你不能走开，那可以让我去拿吗？」我想都不想就顺他的水推他的舟。

「也只能是这样了。这是钥匙，赶快到我店里房间把桃木剑和一个黄色红字的小布袋拿来。」他从衣袋里拿出

两条钥匙递给我。

「好，我很快就回来，半个小时应该可以回来的了。」我站起来说。

「好，记得是黄色红字的小布袋！」他嘱咐说。

我拿着钥匙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然后躲在安全出口消防门后。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艰难地等了

十分钟，我走回家门前，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不到动静。我抽出门匙轻轻开了门锁，推开一点看里边，客厅里没

有董师傅的人影。我掩上门，悄悄走向房间……噢，房门只是掩上，可能是老淫虫怕听不到外边动静。

我挨近房门边上，小心地从门缝向里边看去……我妻子很喜欢大自然，房间的装修她就要求有绿色。几经劳顿，

我终于找到她喜欢的一种奶白色浅绿树叶纹的墙纸，我们房间可以说是绿意盎然、极有自然风味，房内有简朴的木

制和竹制家具，再配上阳台那十数盘林立着翠绿花卉，一进房就会感到恬静自然。

可现在，这个平静素雅的房间却似乎被我自己的异常心态弄得阴湿晦暗，这时候天空暗沈，没有阳光映照的房

间显得渐渐阴霾。而那套浅蓝色的床褥被单，使床上睡着的一身白嫩肌肤的女人身体份外诱人！原来当我离开后返

回的短短十分钟，董师傅这色老头已经把我老婆全身衣服脱得一件不剩。

而他却还穿着衣服，看到老婆一身曲线玲珑的美肉这般暴露着，一阵热血上涌，但那分明不是愤怒的冲动而是

亢奋的刺激！我看着老婆的身体，那个非常熟悉的亲切的女人身躯在这一种情况下看着，那种无名的兴奋比平常日

夕与共时倍增吸引，尤其当董师傅那双那贼眼在我老婆的肉体上打转的时候。

心里有一种很期待的感觉，是期待董师傅不单对我老婆视奸，更希望他马上扑上床去……然后……然后……可

想到这然后要发生的事，我又不禁有些却步。

找迷奸老婆的对象，请董师傅上门，事前下药让老婆昏睡，这一一安排都顺利进行，事情也正按我的幻想逐步

变成了现实，但毕竟我对于那后果是有道德上和现实上的害怕。

不过，这一丝害怕马上被董师傅的举动挥之而去。他此时真的就爬上了床！

这张床是所谓的「Ｋｉｎｇｓｉｚｅ」，是老婆在我极力要求下让步买下的。

因为我在蜜月旅行的时候爱上了那酒店为新婚夫妇准备的欧洲人尺码的双人床，它可以让我和老婆在上面得到

一个「广阔和自由」的性爱空间。

可就没想到，现在这阔大的双人床被董师傅这么一个猥琐如公狗般的色老头侵占；更使我倍受刺激的是，他马

上连我那粉嫩可爱的老婆也要侵占上了！董师傅爬到我老婆旁边伏下身来，我以为他就要张开淫嘴或者伸出淫手先

对我老婆曲线有致的美体上展开侵犯，为接下来的性爱活动做「暖身运动」。

但当下，老家伙却像狗一样将鼻子靠到我老婆身上美滋滋的闻了起来。看着他的脑袋从我老婆的脸蛋开始，一

直移到那双嫩白得几乎没有一点瑕庛的玉腿。

说真的，我老婆那双腿并不修长，但胜在她身体长得很匀称，穿起短裙或是泳衣时，那双腿从屁股往下，那曲

线绝对是她的秀色所在。当然，身边色迷迷的眼光也会因此增加不少！

董师傅从头到脚来回着闻了一遍，中间两次他在我老婆那木瓜型的大奶和腿间发丛黑亮的三角区两个部位作深

呼吸，似乎那两处的肉香特别使他着迷。他脸上纵然也谗相毕露，却是一副美食家在品尝美餐前故意卖弄品位的神

态！

我心想，这老色狼色胆包天之余还气定神闲。一点都不像那些Ａ片里偷奸人妻的那个求一时淫乐、慌张行事的

举动丑陋的男优！难道……难道他已预计我这一去一回的时间已足够让他尽情地慢慢享受？

想到这里，董师傅忽然口中念念有词：「天地皆有气，混浊两双分，正气不继，邪气侵正。太太，你可知道你

这身美妙骨肉能败男人正气？唉！本居士学道多年，乃一介正人君子，但是……」说到这里，董师傅从那唐装服里

伸出那对瘦削的手掌分别按在我老婆胸前那两个大木瓜上，董师傅这才接着说：「但是……被你这淫气吸引，我也

忍耐不住啊！」董师傅说着，双手开始捏着我老婆那对肉乎乎的大奶子上下左右地旋摸；他弯腰俯身，无甚血色的

薄嘴就从我老婆脸颊开始吻起来。我开始觉得下身反应急剧，肉棒有一种想被套弄的激动！当董师傅嘴里伸出舌头

在我老婆大奶子上扫弄乳头的时候，我那肉棒已经把被裤裆约束得很不好受，脑海中闪过「你老婆快要被老头子奸

淫」这几个字！

突如其来的这一下触动，我不知怎地头一扭、身一侧，强迫自己的视线从门隙中闪开。我心里问自己：「够了

吧，够了吧，你老婆可是个好女人啊！结婚这么多年对你温柔体贴，虽然说不上百依百顺，但从未做过什么对不住

的事情。现在你竟然主动安排让其它男人上她，再过一会，你老婆就会被这老头子干上了，这真的是你最想见到的

吗？」最想见到的？这……这真的是我最想见到的？我心里忐忑不定。这时，董师傅又说起话来，只听他说道：「

太太，你这身气味表面上闻起来越发不妥啊，淫秽之中有阴湿透露，你看，那淫秽之气来至双腿之间，你受邪魂搔

扰乃由这女性淫器而起。现在，待本居士试一下那淫器味道，便可对症下药，与你驱治淫邪怪力。」一听到这话，

我立时把持不住那「好奇」心，连忙侧身又凑到门缝边向里偷看。可看时迟说时快，那一下看去我不觉心脏突的一

跳！我老婆本来全身平躺在床中间，但她的一双美腿已经被摆弄成一个Ｍ字！董师傅弯腰曲腿就趴跪在那Ｍ字的中

间，他的头也凑在那Ｍ字的正中央！

当我眼光扫到那要紧部位上，登时双眼发直！

我老婆的阴毛一向茂密，但为了讨我喜欢，她经常让我为她修剪，除了阴户上方的三角位保留着还是密集的黑

毛，那阴阜周围都被我修饰得毛发不存。这时她两腿展开，阴户就纤毫无遮地暴露无遗，艳红的阴唇正被董师傅伸

出的舌头扫弄，我也就看得清清楚楚！我双拳紧握，但那巨大的激动之情很显然的是老婆受侵犯的刺激！

虽然在Ａ片里看过不少女优被男人舔弄阴户，但这董师傅那舌头却是我看过的最猥琐急色，那舌头又尖又长，

仿佛生来就是为了侵犯女人阴户那样！

董师傅虽老态徐徐，但那根淫舌却灵动机巧，翻转旋动把我老婆那本来干干净净的阴门涂上一层又一层的口水，

闭合紧守的洞口在那舌头猛钻猛拱下竟然微微的张开。董师傅似乎也发现到了，又自言自语的说：「太太，你的淫

秽之气果然重于平常女子啊！」听到这，我终于知道这老色鬼自话自说是他玩弄女人的语言刺激，就像我平常和老

婆性爱时也喜欢说些粗话一样，是一种释放原始性欲的手段。董师傅这些话显然是在释放自己职业上的某种道德约

束，这些话虽然对我老婆是一种污辱，可我却听得很受用！就这样，在相隔五、六米地方，我这个当丈夫的躲在门

外偷看自己老婆叉开双腿被一个老男人舔弄阴户！

呆在门外的我此刻脑袋好像塞满了棉花，轻轻软软没有一些实在，眼中就是董师傅在我老婆腿间埋头苦弄的画

面。看他那毛发疏落的尖脑瓜和趴跪起来更显的瘦小的身躯，活像一只趴在岸边的老猴子，它正在饥渴地舔吃我老

婆那桃源洞流出的甘泉。急切起来，董师傅还双掌插到我老婆两边屁股底下，将那白白的屁股稍为垫高，以方便他

舔弄。

我正在看得入迷，突然间裤裆间有件东西猛地震动起来，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蹲久了的双脚这下才感到麻目

无觉，一惊之下身体失去重心立即就要趴倒在地板上了。

我心里叫了一声「糟」，可就那一瞬间心里明白过来，那震动的东西不就是放在裤袋里的手机吗？一想起这，

我惊慌之心马上笃定下来，同时双手抢先在身体撞上地板之前，撑在地板上。好在房子装修的时候我狠下心花钱铺

上了这木地板，要不我这突然使劲一撑，疼痛之余还可能发出能够惊动别人的声响。

天呀！我这不是下意识地在庆幸没有惊动房间里边那个正在性侵犯自己老婆的男人，我不是在希望老婆继续被

董师傅顺利的玩弄下去吗？不行，我……我不能再让事情继续下去！我正准备马上起来，但双腿麻痹感还未散去，

我勉强着挪动了身子，一抬头，这……在房间里那床上……眼睛在那一刹那有些晕眩，因为我正看到本来趴在我老

婆双腿叉处的董师傅已经直起了腰，同时双手解开了他那条靠棉绳绑紧的绸长裤！那绸长裤一松了，绑绳便迅速褪

到膝部，董师傅继续拉脱的是一条白色但有些发黄的双烟窗型男装短裤，而我的马上眼睛又马上聚焦在他捏在手中

的一根龟头紫红、茎身黑褐的肉棒。

看到董师傅那根肉棒，我心里有些吃惊，那根肉棒并不粗圆也不长大，只是在卵袋上密布着约一厘米长的银白

发亮的阴毛，几乎每一根都直直的向外刺出，成辐射状，那卵袋就像一个银色的海胆长满针刺！平常在Ａ片里，年

老男优的那些突兀奇怪的老肉棒也见过些，但就没董师傅这根如此的丑怪离奇。

老婆的阴户马上就被这根丑陋的老肉棒深深地插入了，瞧那银白色的毛刺，它必定一下下的刺到老婆嫩嫩的阴

唇和滑滑的阴阜上，虽然不会受伤，但可以肯定老婆定会被它们刺得麻痒难当，要是老婆有知觉的话……不，不，

不，我不应该尽想这种事，我这做丈夫的难道真的为了满足自己幻想肉欲，任由那老色鬼奸淫老婆吗？

突突的心跳加剧着我全身舒张的血管，使我有浑身发麻的感觉，那正是每次看《夫の目前犯美人妻》，当ＡＶ

女优变成我老婆，被男人压着、搂着、抱着用力侵犯时那种无以名之的触动！但……但就真的要将这非份的幻想弄

假成真？心乱如麻之际，董师傅那八哥鸟一样的声音又响起了！

「太太，刚才一番细品，你那淫秽之源受色迷邪灵所侵，可幸魔障未深，现在本居士要以数十年纯阳正气与你

破邪。我这阳刚之器精气浑厚，行功之时倘有不适，你须忍耐，片刻便见功效，无用担忧哦……」这董师傅说出这

个「哦」字时，语调猥琐，他的企图让人再明白不过了！刚才说「阳刚之器精气浑厚」，一想到这我又淫想连篇了。

当我定神再看的时候，天！董师傅已屈着两膝，胯部叉开跪坐在我老婆中门大开的腿间。他上身稍弯向前，挨

身凑近把他的腹部尽量靠到我老婆阴户，他左手按在阴户三角区上，右手捏着他的丑肉棒向阴户入口送去……看到

这，我几觉血充脑门、呼吸立止，不，也许是这一刻的刺激性太大，身体自然地得屏起呼吸稍作镇静。

老婆的阴户终于要被其它男人的阳具插入了，我年轻可爱的老婆马上要和这个猥琐老头交配在一起了！许多念

头突然而生：董师傅压着我老婆狠狠地干弄；老婆的阴户被董师傅阳具飞快地插弄；老婆的子宫被董师傅的肉棒用

力地顶撞；董师傅力不从心，最后把阳具深深地陷进阴户中用力地射出他的浓浆；还有，浓稠的精液从我老婆的阴

道里滚滚外流；不久后，老婆告诉我，她怀上了董师傅的孩子……这一连串的画面给了我一连串的巨大刺激……那

刺激把我准备要上前阻止的念头都冲得烟消云散了！那时我知道已经无法挽回，因为董师傅黑褐色肉棒上那紫红色

的尖锥型龟头已顶住我老婆阴户入口的小阴唇，目下是如此真切地实现了我无数次幻想到的那个画面，我已经无力

再用大腿夹紧来压迫自己如火烧铁硬般的肉棒了。

刹那间我在犹豫和忐忑下紧闭了眼睛，心里想：我真的怀疑当董师傅插入我老婆下体那情境，我是不是真的接

受得了。「啊……淫邪之气果然厉害得紧！」听到董师傅这一句带着欢喜和叹息的话，漆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那些

再熟悉不过的、女人阴户被男人阳具慢慢插入的特写画面，我又忍不住睁大眼睛向房间的床上看去……这……这时

董师傅是半弯着腰，上身向我老婆仰卧着的雪白身体靠得更近了些，从那个体位看去，两人的下体已经连接在一起，

正进行性交的情况在我眼中已经成为事实！老婆一向让我自豪骄傲的姣好身段、木瓜大奶和松紧适宜的小骚屄，现

在被其它男人攻占了！我心里此刻七上八落，眼睛的焦点开始散乱。

但当我的眼睛无意识地扫视到他们两人几乎贴在一起的小腹位置时，我赫然发现：董师傅他……他并没有把肉

棒插入我老婆身体！定神再看时，董师傅还是右手握着他的肉棒，却是在让那龟头和茎身在我老婆的阴门前、阴阜，

和大腿根周围磨蹭。这……他还要继续逗弄，稍后再真的插入吗？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举动让我好奇之余又似乎心

有所安。

从远处看他，他动着腰，屁股不时的扭送着，与一般性交无异；他的龟头偶然也会用力向我老婆的阴户挤进些

许，每到这下，这老头子都挤眉眯眼的状甚难受、但又张嘴轻叹发出舒爽的低叫。但见他如此来回多次却始终未有

进一步进攻的势头，看着看着我明白了，这老头子虽然对我老婆色迷渴欲，但终究怕事情弄大被追究！

怪不得他刚才那么悠悠闲闲的自说自话、道三说四，他根本没打算在我一来一回这时间里奸淫我老婆，他虽然

色胆极大，但还挺清醒。我想，他可能还怕当我来时会检查我老婆的身体，纵然他不内射，但阴户被插入抽送一轮，

也会由于条件反射，淫水难免流溢，到时被我察觉，我这当丈夫对他这色狼一定不肯罢休的！

看着这老头子这模样，想到他原来还是有色无胆，我心里的难过稍为缓和，但是裤裆中那充满期盼、翘首多时

的肉棒却毫不掩遮它的失望，热情顿减！「妈的，那属于你的肉洞没被侵犯，你怎么觉得失望啊？」我禁不住伸手

用力捏了一下那根没人性的禽兽家伙，但那用力一捏却又不无刺激感。

正想再骂自己，却听董师傅急急地说：「正道之士，当以斩妖伏魔为己任，所谓」除恶当务尽「！太太，本居

士元阳神功今为你降伏邪灵之扰，行功一小周天暂得功行圆满，你现在诚心祝祷，领受祖师爷所赐仙水吧！哦……

哦啊……呃啊……啊啊啊……」我抬眼直盯床上的董师傅，只见他左手按在我老婆右胸，肉乎乎的大奶子在他五指

分叉处白肉挤突，这老色鬼你也太用力了吧！

他紫黑色的龟头又顶在我老婆的阴户入口处，而他的右手正在快速而有力地套动着茎身，老头子的五官似乎都

紧张到挤在一处了，那呲牙咧嘴的模样和我老婆这时平静纯美比照着邪恶与正道。但那处于淫邪之下的我的老婆，

却让我从心里产生着一波又一波的强大快感！

当董师傅腰下用力一抖动，接着全身连连颤动之时，我马上盯着他那被右手握紧的肉棒，那紫红色的锥形龟头

一突一突地接连迸射出浓白色的精浆！一道、两道、三道……都带着狠劲一下接一下的打落在我老婆的阴户上。

白花花的浓浆像一大沱浆糊把阴户糊上，那艳红迷人的大、小阴唇都被盖住了，董师傅脸上五官这才舒张开来，

一脸幸福满足地呼喘着，把龟头上流出的小量精液都揩擦在我老婆嫩白的大腿根处。

看着董师傅射出的精液在我老婆阴户上黏涎流趟，心上有种异常的刺激和满足的同时，又有些庆幸事情的结果

还不至于很坏，心情的矛盾、性欲跟道德的角力都缓解下来。

房间里，董师傅伸手从床边妆台上拿过一盒纸巾，抽出五、六张纸巾给我老婆擦走那沱浓浓的精液，一边口中

又念道：「正气所到，邪气退散，祖先仙水，妖鬼伏降！」再抽出五、六张纸巾，终于擦干净沾染在我老婆阴户上

的精污。

那浸淫着「仙水」的纸巾被董师傅塞到包袱袋里，这时他两眼还是淫光毕露地扫射着我老婆仍然一丝不挂坦荡

在大床中的一身白白嫩嫩的肉体。他又伸出大手，左右开弓将两只木瓜奶美美的握在手里搓弄，搓弄了一会，这老

头子竟然又整个人压到我老婆身上去！难道，难道他淫庆大发，终于要真正奸淫我老婆？

董师傅这时用嘴吸着我老婆那只大奶，舌头不住绕着奶头打圈，舔了片刻后说：「太太，你生就这身淫肉，想

必是前世作妓为娼，今世淫孽不爽啊！你丈夫应该就回，容本居士再略施手段，与你一道仙符护身，暂保平安！」

说完动身下床。

见他下床，我马上扭身先行退避。这时双脚还有些麻感，但我心知这事情暂时到此结束，这老头子要打圆场了，

我也是时候把这戏继续演下去，于是一步步小心的走出门去把门关上。

在楼层的消防梯里躲了足足十分钟，我给老头子足够的时间打扫「战床」。

这十分钟我是思前想后、思绪万千，想起和老婆相识相爱，鱼水之欢时老婆那温柔纯洁、脉脉柔情。

想到老婆的好处，我心里既痛恨自己又稍为欢慰那结果不至太糟！好在有惊无险，老婆还是保住了她的纯洁。

而我……而我也算是真正体会到老婆被其它男人侵犯的那种异常的欲望！那虽然非常的刺激，今天也满足了自己的

幻想，但原来……原来我心里还不是完全愿意老婆被人奸淫的，也许是由于Ａ片看多了产生的奇怪想法。

当我走回家门口把钥匙插入锁孔，习惯性地向右一扭，「咔！」嗯……门怎么打不开？脑中念头一闪，难道那

老头子终于忍耐不住，趁着我还没回来把奸淫我老婆进行到底？所以……所以他把门锁上防止我突然进门！

这么一想，我心里叫苦。想到刚才过去的十分钟，老婆被董师傅压在床上狠干，我不是在傻乎乎的等他们完事

吗？

我心头焦急，慌忙把钥匙扭回原位再用力向右扭转，心里一边盘算一开门就冲进房去把那老色鬼痛打一顿，然

后报警……不，像我老婆这么纯情的人，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不能报警……刚想到这，「咔嗒」一声，门锁打开

了，我连忙把门一推，一个箭步冲进屋里。怒火凶凶的正要从客厅冲进房间，却发现客厅中有个人坐在沙发上！

我一看，董师傅那老色鬼腰板挺直、正襟危坐，他眼光平视前方，正儿八经的神态严肃！我登时立住脚步，把

正待发作的怒火压住。

「怎么那么迟啊？」董师傅说着，看了看我。

我一时语塞：「我……刚才……我……」「发生了特别事吗？」董师傅看着我问。

「嗯……这样……刚才我……我到你店门……但……但是那钥匙却……却怎么样都开不了门……」我回答说。

董师傅稍为点点头，说：「嗯，是了，我那门锁是有点问题，让你白走一回了。」我赶紧说：「是啊！那……

那东西现在拿不到……要怎么办？」董师傅平静地说：「这也不妨事，刚才我给您太太作了法，骚扰她的邪灵是只

久练的淫鬼，有些道行，但已被我祖师爷的仙水和符咒驱走了。」「那……那就太好了！师傅，那……往后我们还

要怎么做才好？」董师傅从他的包袱袋里掏出两张黄底红字的符纸，递给我说：「一张放在床垫下，另一张用火化

了，把灰烬和水给她喝了，事情就告一段落。要再有什么不妥，来找我吧！」我心暗骂：「你这老色鬼还想再见我

老婆？除非你死了吧！」但嘴上就说：

「谢谢董师傅！我能进去看看吗？」「当然可以，这是你太太，你不看谁看啊？」老头子说这一句时，我分明

看见从他脸上闪过一丝淫猥的神色，但马上又一副道貌岸然。

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说：「好啦，功得圆满，我不打搅了，回去了。」我马上从裤袋里掏出准备好的五张一百

元双手递过去，说：「一点路费，师傅不要客气！」董师傅没有推辞，也不看看多少钱，一接过就塞进包袱袋里。

这时我的气啊，这回由于自己的胆大妄为，几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老头子的手摸过我老婆身体；他的嘴吸

过我老婆的奶子、舔过我老婆的阴户；他的龟头碰过我都阴户；他的肉棒还把精液射在我老婆阴户上，虽然没有真

正性交过，但也是被他美美的性侵犯了一回。现在我这当老公的还要送钱给他，这不是窝囊到极了吗？

心里恼恨，但脸上还是恭敬，我说：「真麻烦师傅为我太太花费精神，真的非常感谢！」董师傅一边向门外走，

一边说：「我们学道之士，伏魔降怪乃是本份，你别客气。是了，我在你太太双手双脚和额上都画了丹符，你让她

喝过符水后就可以叫她洗掉。日后再有问题给我电话吧，请了！」我也不再多问，送他出门进了电梯。

关上大门，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房间，老婆依然安安静静的睡在床上，衣服都穿上了，只是衣袖和裤管都被

掀高卷起，她的手臂和小腿都画着些乱七八糟的图案，额头也画上了，红红的朱沙在她白白的肌肤上显得格外鲜红。

回想刚才那大半个小时里，她被一个老男人压在床上肆意玩弄……我这个当老公的竟然是幕后操纵者！

我立在床前呆呆的看着老婆，这时外边的天空，阳光开始破云而出，房间的阴霾气息渐渐消去，看着老婆俏丽

可人的脸，我立刻又想起老色鬼刚才射精那一刻，五官挤到一处的丑陋样子，还有那根几乎就干进我老婆身体的、

那卵袋长满白毛的丑怪肉棒！

我后悔不已地对着床上的老婆冲口而出：「老婆，我对不住你！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再出卖你！」

【完】